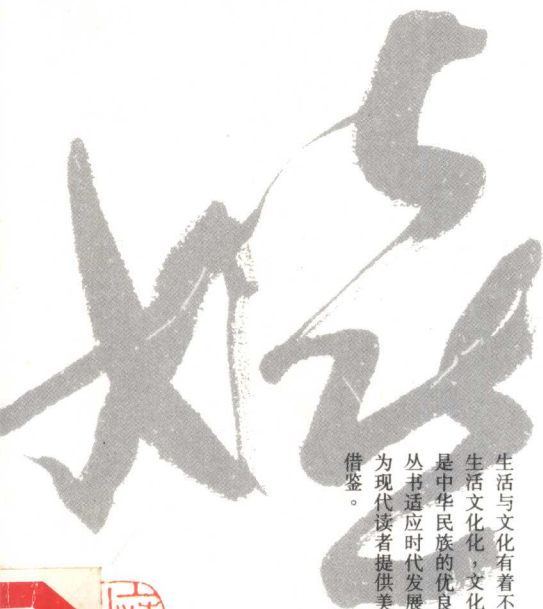


● 中国游戏文化

● 中国古代生活文化丛书

顾鸣塘·著

斗草藏钩



生活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生活文化化，文化生活化，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本书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为现代读者提供美化生活的借鉴。



中国游戏文化



顾鸣塘·著

斗草钩

● 中国古代生活文化丛书

G03
167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说明

《中国古代生活文化丛书》第一辑出版以来，以其雅致而浅切的内涵与精美而淡雅的装帧，不仅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而且多次在全国性的图书评选中获奖。为从更广泛的层面向社会各界介绍中国古代生活文化现象及其对现代生活的影响，我们又组织编选了丛书的第二辑十种，进一步为读者提供美化生活、开拓视野的借鉴。

“高品位、系列化”，依然是第二辑的宗旨，然而相对于第一辑而言，这一辑在为现代人生活提供借鉴的基础上，更关注于一些有趣的大众文化热点：诸如扑朔迷离的梦文化，神奇莫测的特异功能，探源清流的姓氏文化，奥杳广远的天人星象等等，对读者更具有吸引力。作者以清新流畅的文笔，将这些谜一般的深奥内容，化为通俗易懂的篇章，并力图从文化学的角度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因此丛书第二辑，不仅提供了某些实用的参考，更再造了一个个想象的世界，可以玩赏，可以解疑，从而提高读者的文化修养。

第二辑的装帧规格一依第一辑，而在封面、套盒的图案上更别出心裁，精益求精，可以前后配套，可以并列比较。我们相信本辑会像第一辑一样，受到读者的欢迎。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



前言

游戏，在古代政治家、哲学家的眼光里，自然是一种小道，战国时代的哲学著作《韩非子》中，有人就将游戏与饮食并称，以衬托建功立业、治国驭人的“大物”（大事）之重要。但既与饮食并称，就可见游戏也并非可有可无。试想，我们的生活中若缺少了游戏，该多么枯燥乏味啊！何况本书所述的古代游戏，涵盖面还很广泛呢。

当然，作为一个宽泛的概念，游戏并不是随着个人意志沉浮的，它的产生与发展变化自有其一定的规律。游戏的起源，与人们的生产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远古时代，先民们为了谋生，凭藉着

自己创造的简陋生产工具，向大自然索取生活资料。闲暇时，则用嬉戏的形式再现这些活动，以互相传授经验和进行练习。据《史记·周本纪》载，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因出生后多次被抛弃，取名叫“弃”。弃从小就极有志气，“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后来，帝尧听说了，就推举弃为农师，天下大得其利。这个记载虽然含有传说的成分，但确实也说明了最初的游戏与生产联系的紧密程度。随着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流逝，这些练习活动中的嬉乐成分逐渐增加，得以从生产行为中独立出来；也有些谋生手段被更先进的方式、方法所代替，但仍以娱乐的形式再现或留存。这一切就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早的一些游戏，比如击壤、秋千、垂钓、弋猎等等。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有了分工，社会生产力得到很大的提高，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有了比过去多得多的闲暇时间，游戏娱乐可以填补他们生活中的空白。于是，游戏便有了更大的发展，不仅从原有的各项活动中衍化出许多“新鲜”的玩乐方式，而且还专门“创造”了许多纯娱乐性的活动项目，比如木射弹棋、六博格五、羯鼓传花等等。此外，一些对垒性、表演性较强的游戏活动，比如蹴鞠角抵、围棋象棋、斗空竹走高跷、驯兽斗禽等，因易于得到人们广泛的认同，后来还

成了公众性的竞赛或表演项目。

游戏娱乐还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特点。某些游戏，只在特定地区、阶层的人群中流行，比如南方的赛龙舟、弄潮，在北方就难以开展，而北方的各种冰嬉在南方也缺乏条件施行。又如回文诗钟，显然只是文人雅士的玩意，而踢石球玩撞钟则似乎只有下层民众才乐此不疲。所以，各种游戏的传播和接受都需要有一定的地理环境、文化环境来协调。有的游戏项目在盛极一时之后，逐渐湮没无闻，成为历史的陈迹，有的则仍保持着勃勃生机而久传不衰。它们的演变、发展，曲折地反映了特定时代、地区人们的心态和社会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游戏又是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古代的游戏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它不仅吸收了众多周边少数民族的游乐方式，同时，也随着各种交流而传播到世界许多地区，例如围棋、相扑、烟火等。近代风行世界的扑克牌，也和我国古代的叶子戏有着渊源关系。更有相当部分的游戏活动，融入了岁时节日的庆典习俗，成为民众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古代游戏同现代的文化娱乐、生活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在这种历史的继承性、发展性上，显示了它们灿烂的生命力。

本书将古代游戏分为五个部分，只是大略言之，因为一些项目的归属较难明确。比如六博双陆，是归入智力游戏，还是归入赌胜游戏呢？就颇费踌躇。考虑到它们虽以掷采决定行棋，但怎样行棋，仍有多种选择，需要分析、决策，毕竟与纯以随机因素赌输赢的骰戏压宝有区别，所以就归入了前一类。再如儿童游戏中的个别项目，其实成年人也在玩。至于节令游戏，更是就其主导面而言，决无框死之意。因而，所谓五个部分，实际上是相互交叉的。

我国的古代游戏极为丰富多彩，可以研究探讨的课题还有很多，由于本书容量和本人学识所限，不能一一深入。书中恐有疏误，敬盼读者指正。

顾鸣塘

一九九三年八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 言..... 1

技艺游戏..... 1

击壤抛堦..... 1

射箭投壶..... 6

蹴鞠弹棋.....15

马球捶丸.....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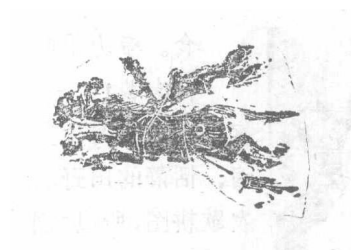
木射抛球.....30

角球石球.....33

角抵拔河.....36

秋千踢毽	43
垂钓弋射	48
智力游戏	55
围棋象棋	55
六博格五	63
双陆打马	69
诗牌骨牌	73
马吊麻将	77
谜语灯虎	83
回文诗钟	91
拆白道字	96
顶真续麻	99
绕口令九连环	102
燕几图七巧板	106
赌胜游戏	110
斗牛斗兽	110
斗鸡斗卵	115
斗鸭斗鹅	123
养斗鹤鹑	127
养斗蟋蟀	133
斗蚁斗蛛	142
斗草斗茶	146
骰戏彩选	154
压宝转盘	160

摊钱撞钟·····	164
羯鼓传花·····	168
藏钩射覆·····	170
拇战筹令·····	175
儿童游戏 ·····	181
捉迷藏吊龙尾·····	181
抓子儿掷贝石·····	185
抖空竹抽陀螺·····	189
走高跷跳白索·····	192
林熙竹马·····	196
童嬉杂耍·····	200
节令游戏 ·····	205
爆竹烟火·····	205
元宵花灯·····	212
清明风筝·····	217
龙舟竞渡·····	222
七夕乞巧·····	226
游泳弄潮·····	230
冰嬉雪戏·····	234



技 艺 游 戏

击 壤 抛 壘

击 壤是一项极为古老的游戏。相传帝尧时代，天下泰和，耕作之余，一群年老的农夫在柳荫下玩起了这种游戏。一边唱道：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



《击壤图》（明刻本
《三才图会》）

食。帝力于我
何有哉！

好一幅远古时代安闲、恬静的田野老农歇耕图，所以《荆楚岁时记》称击壤为“野老之戏”。

在没有发明弓箭以前，人们主要以投击石块来狙击飞奔的禽兽，为了提高投掷的准确度，自然要进行同样类型的演练。古

老的击壤游戏，很可能就是从这项远古技艺中蜕变而来的。

据汉应劭《风俗通》及宋《太平御览》所引《艺经》、《逸士传》、《风土记》等古籍所作的介绍，壤通常由木头制作，前阔后狭，长约一尺四寸，宽约三寸，形状有些像当时人们穿着的屐。击壤，顾名思义，就是以“壤”相击。参加游戏的人分为两组，然后在三四十步以外侧置一壤，轮流以手中的壤掷击，中者得分。

击壤八千年来在民间广泛流传，并演变出许

多投掷游戏。清代周亮工所作《书影》，就介绍了当时南京儿童的“击棒壤”。他说：“秣陵童谣，有‘杨柳青，放风筝；杨柳黄，击棒壤’。”可见主要在秋凉时节进行。其玩法为：以两头微尖的短木棒，一半置于挖出的小土堆上，一半悬于土堆下的小坑上方。然后以长棒猛击短棒的悬空部位。短棒受力而腾起，就在其未落之时，再以长棒挥击，短棒就飞向远处。击而不中，或击中而落于原地者为负；前击者虽远，但后击者超出，前击者也是输家。击棒壤者在击小棒悬空部位前，往往先狠击地上，目的是“取势”，也就是为了更好地发力吧。

抛堦，也叫“飞堦”，是击壤衍生出的一种投掷游戏，“堦”就是砖石瓦块。有的地方称为“抛垛”，是因为“堦”、“垛”音近之故。还有人干脆说白了，就叫它“打瓦”、“掷瓦”。明人杨慎在《俗言·抛堦》中说：“宋世寒食有抛堦之戏。儿童飞瓦石之戏，若今之打瓦也。”抛堦的名称，确实可从宋代文人的诗作中找到。张侃《代吴儿作小至后九九诗八解》：“五五三三抛堦忙，柳丝深处映陂塘。”梅尧臣《依韵和禁烟近事之什》：“窈窕踏歌相把袂，轻浮赌胜各飞堦。”看来它同击壤没有多大区别，不过是以砖瓦替代了壤木而已。

到了清代，抛堦仍是一种流行的游戏，不但儿

童爱玩，大人也常常加入进去。乾嘉时期的赵翼是位著名的史学家兼诗人，他在步入老年之后，仍未忘情于天真烂漫的嬉戏。他的《春兴》诗就流露出了这种感情：“自笑童心除未尽，拔河抛垛尚能嬉。”

击壤、抛堦流行于汉族地区，而在北方的少数民族中，也有类似的游戏，这就是契丹族、蒙古族的“打髀殖(石)”、“赛布鲁”和“嘎什哈”。

据《契丹国志》记载，宋真宗时，晁迥往贺辽主生辰，见到契丹人喜好打髀殖。辽为金所灭后，契丹人与蒙古人、女真人、汉人渐相融合，打髀殖游戏也就为蒙古人、女真(满)人所继承。《元朝秘史》就写到，铁木真(成吉思汗)十一岁时，“于斡难河冰上打髀石”。既然开国雄主少年时都喜好这种游戏，有元一代，打髀殖在蒙古人中间特别流行也就不奇怪了。元杂剧的唱词中就常提到这一游戏。如李寿卿《伍员吹箫》：“我如今着我大的孩儿费得雄，他也是个好汉，常在教场中和小的们打髀殖耍子。”关汉卿《哭存孝》中，还将打髀殖作为游戏嬉乐的代表：“你饿时节挝肉吃，渴时节喝酪水，闲时节打髀殖，醉时节歪唱起。”

打髀殖明显是一种起源并流行于游猎、游牧民族中的游戏。初时，人们剔出鹿、羊、狍、獐子的

胫骨，将铜锡溶化后灌进骨窍，增加重量，制成“髀殖”，作为猎具击兔。尔后，打髀殖就逐渐演变成游戏。玩时，将三数根髀殖堆于地上，隔开一段距离掷击。击中者将所堆的髀殖取走，另置新堆；若击不中，则以投掷的一根置于堆中。一场游戏下来，善掷者往往能赢好几十根。

这种游戏在满族中称为打嘎什哈、喀什哈。清代吴振械在《养吉斋丛录》中说：“岁暮，武英殿进背石骨，盖戏具，或云羊胫骨所为，满洲旧制也，至今循行之。清语‘嘎什哈’，白骨也。”

打髀殖的变制是蒙古人民的“赛布鲁”。布鲁由坚实的小木棒制成，分为头、身、把三部分，形状像一把带有弯度的镰刀，外部包以铁、铜等金属，或在木棒头部雕刻花纹后，将金属熔汁浇注进去，以增加重量。赛布鲁，或以投掷远近为输赢，或设置若干目标，以击中目标多少定名次。赛布鲁也已流传很久，至今，还被列为蒙古族那达慕大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射 箭 投 壶

弓 箭的发明,对于原始社会的人们来说,带有决定性的意义。有了弓箭,飞禽走兽便成了日常食物。开弓射箭,除了臂力之外,更要有纯熟的技巧。那时的人们,自幼便与弓箭为伴,在演练和狩猎的过程中,不会不注意到射箭行为的竞技性。可以说,原始社会后期,就是射箭游戏的萌芽阶段。

随着社会的发展,弓箭的用途扩大,于狩猎之外,还广泛用于攻战与射礼。攻战属于兵家,是军事技术。射礼是周代学校教学内容之一,要取得“士”的身份,必须掌握包括射术在内的六项基本